

平津館文稿
一



平津館文稿一

孫星衍撰

中華書局

平津館文稿

二

孫星衍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平津館文稿 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平津館文稿目錄

序

後序

卷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增立鄭博士議

請留道倉餘米改放兵糶本色議

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復王少寇昶書

呈初撫部書

策問書義

又書義

目錄

課題

伏生不肯口授尚書論

容作聖論

虞書五服五章今文論

禮器龍袞黼黻元衣解

唐虞象刑論

周書罪不相及論

分淮注江論

明堂法天論

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所撰辨

俊乂在官解

武王從諫還師論

一

論後漢書劉平事

釋儒

用國考

委吏解

古上士劍考

卷下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禹脩二渠考序

荆樹山房詩集序

隨園隨筆序

洪筠軒文鈔序

太白陰經跋

乾象通鑑跋

淳化閣帖跋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題金陵陳氏祖象冊後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詒經精舍題名碑記

平津館記

魏吏部尚書孫邕傳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傳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江孝廉聲傳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管公行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

行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

撫荊公行狀

濟南府知府改補員外郎徐君大榕傳

文林郎宜黃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主

事王巍山先生行狀

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君

墓誌銘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贈薛公冉子仲子墓碑

釋方

夏正加時考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周公不誅管蔡論

踐奄異說

平津館文稿自序

予不習篆書。以讀說文究六書之旨。時時手寫。世人輒索書不止。甚以爲媿。又不習爲古文。但讀諸經注疏。各史傳志。積久記錄。有所辨証。未暇讀唐宋人所爲大家文集也。頃亦時爲世人作傳記。始翻閱漢唐碑碣。及各名家文集。亦未模仿格律音節。每自嫌文不逮意也。錢少詹大所嘗愛予文。以身後傳志相屬。沒前數日。手書再申其意。王少寇昶見予文。嘗致書云。承示問字堂集。微言古義。層見疊出。凡史游所罕詳。侯芭所未議。剔隱鉤沈。宛如創獲。六經以外。先秦諸子。皆可因而津逮。固說文釋名之功臣。亦孔賈經序之後。絕無僅有。千秋大業。獨尊藝苑。又何讓焉。他日又云。岱南閣集。蓋合六經諸子。兩漢六朝。而兼有之。此如相如列錦纂組。可以據虞文靖漸庖之失。容作弁言。旣而少寇捐館舍。未及作序。阮撫部元啓令予作文。論之云。侍每言人之不能古文者。下筆每成家書案牘文理。或能文之士。究心古文。又務以虛矯爲氣。詰屈爲古。議論空而無意。以貫之。文選中散文。固不爾也。八家中。蘇東坡筆下無矯作之習。當言而言。當止而止。真有漢人遺法。來文爾雅深厚。氣盛文從。亦猶是也。三公皆一代撰述名手。宏獎風流。或過其實。所謂文之佳惡。當自知之。適滋顏汗耳。始官比部時。在都集十餘年前。舊作刊爲問字堂稿。及監司

東魯權臬歷下。又彙諸作爲岱南閣稿。負米江浙時。僑居金陵。園有古松。因命其文爲五松書屋稿。再官東省。復整新舊諸文。續刊爲平津館稿。其已刊石及附刊各書序跋。世人多見之。不復錄入。文不足存。故不敢依古人文集分類定卷。僅用懷素敍書引當代名公稱述之例。爲之自敍云爾。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廿九日。孫星衍撰於安德使署平津館。

平津館文稿書後

嘉慶十二年冬。秉華謁伯淵先生於安德使署。先生以平津館文稿見示。皆攷正經義之文。確有依據。不爲鑿空之談。如五服五章論。則從伏生而不阿鄭學。龍袞黼黻元衣解。疏證鄭注。辯章同異。闢蠶叢而昭日星。使承學之士。知古義之隔閼難通者。在旁證詰訓。博攷舊聞。涵泳而自得之。其有功於經學甚鉅。乘華竊謂先生精於許鄭孔賈之書。而深通當世之務。其文如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唐虞象刑論。周書罪不相及論。禹廐二渠攷序。以及課題策問。皆可見之施行。非如拘牽之士。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是末師而非往古者比也。邵卿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班孟堅曰。古文讀應爾雅。會謂不通經訓。不究六書。而可以言文哉。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韓氏。然韓氏苦儀禮難讀。以爾雅爲注蟲魚之書。束春秋三傳于高閣。已開宋人游談無根之漸。故其言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卽陶泉明不求甚解之謂也。夫讀古人之書。而一知半解。不深探古今流別之分。而藻繪其文。以炫世而欺人。是謂無本之學。不踰時而閼寂絕滅者多矣。是豈人情之有所愛憎歟。亦其學其文之未足流傳。有以致之也。讀先生之文。知文必源於經術。有裨於世教。旁推交通。實事求是。不依傍門戶。摭拾前人緒論。以自詡新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洵乎其文之工。而必傳於後無疑也。先生公餘退食。靜對一編。於六經說文周秦諸子。以及律算陰陽方技之書。皆手校數四。擇其佳者。付之剞劂。以嘉惠後學。雅不欲以文辭

角勝於人而秉華以爲卽先生之文。可以知先生學問之純。卽學問之純。可以知先生吏治之優。漢史之稱劉子政曰。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先生之謂乎。十三年正月初三日。餘姚邵秉華謹跋。

平津館文稿卷上

擬請復孔子封爵表

伏以周書逸簡紀泰伯追王之文。雷風動威。彰元公改葬之禮。稽古先之令典。有身後之褒封。矧我孔子。應期五百。生符素王之徵。坐奠兩楹。死有宗子之夢。惟天爲大。一以貫之。以道得民。王者往也。踰日月以難焉。賢堯舜而遠矣。昔宣尼疏爵。肇于元始之初。太師加封。發自有唐之代。暨開元詔贈爲王。象服袞冕。蓋以周家貶號。罷稱帝以配天。先聖優封。止亞尊於共主。而元推啓聖之恩。明創大成之殿。代所常尊。迄無異議。有姦臣張璪者。始以非禮議大禮。繼斥封王爲僭王。黜號諡而稱先師。毀象設以爲木主。愛人者及其杖履。升堂而倒我衣裳。變亂舊章。非聖無法。臣聞左徹削木。思黃帝之遺形。三代立尸。至嬴秦而變古。有舉莫廢。祭法明文。廟貌宗尊。文家所尙。況大牢佾舞。儼然列辟之儀。祖考孫曾。未改王公之號。豈有布衣而受天子之拜。皐比而坐九雉之堂。試責實以循名。詎昔非而今是。我國家化成久道。咸秩無文。錫命及河海之神。湮祀舉司中之典。辟雍特建。經石重刊。新闕里之聖容。頒宗彝爲世守。睿言孔字。深繫皇情。急宜革嘉靖之陋儀。復漢唐之爵號。軼百王而定論。奮神斷以折衷。使生民未有常膺德合仁義之稱。

將聖多能。無媿文不在茲之語。臣職有專達之責。位非議禮之官。學淵淵原。詞餘枝葉。因時巡而數典。謹拜表以上聞。臣某誠惶誠恐。拜首稽首上言。

擬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摺

奏爲科場試士請兼用注疏仰祈睿鑒事。臣竊見功令十三經注疏。頒在學官。原爲課士而設。近日士風孤陋。止讀四子書。宋儒章句。不窺漢唐經義。校文之官。因陋就簡。或有空疏者。至屏斥古人經訓。批抹成言。博學之士。無由進身。鑾舍教士之書。亦成虛設。臣考漢儒學有師法。所注諸經。率本七十子微言大義。唐儒正義。亦集魏晉以來諸儒經學之大成。伏讀御纂欽定諸經。先用鄭康成及魏晉諸儒注語。次引孔穎達疏義。兼採宋儒折衷容鑒。列聖稽古同文之治。炳若日星。校文之官。就試之士。平時自應敬謹誦習。以備科場考核。豈宜倖獲科名。且經義取士。創自宋元。元皇慶二年。詔考試程式。詩以朱氏。尚書蔡氏。周易程氏。及春秋禮記皆兼用古注疏。至前明初。書主蔡氏。猶及古注疏。禮記主古注疏。其後漸以廢弛。當時雖矜尙氣節。議禮多成聚訟。積習相沿。急宜振作。科場風氣。關係人才升降。但使人人爭讀注疏。則士盡通經。通經則通達朝章國典。經義遂爲有用之學。或以邊省士子。不習注疏爲疑。不知各省取士。原有定額。卽專守一家之注文。佳亦可錄取。惟定令不許屏斥其兼用古注者。俾士風蒸蒸日上。數年之後。邊省皆有通經之士。經生皆爲有用之才。不負皇上作人多士之雅意矣。臣迂疏之識。實爲振作人才起見。

伏乞聖謨垂示施行。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增立鄭氏博士議

爲詳請增立先賢博士。以昭曠典事。查山東高密縣境內。有漢大司農鄭康成祠墓後裔。傳世久遠。唐宋碑碣具存。伏惟國家崇禮先聖賢臣。擇先代有功經學之儒。德行純備者。祀於黌舍。並立其後裔爲五經博士。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裔。下至宋儒。皆有世襲。惟有漢一代諸儒。或親得七十子之傳。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急應邀異數。以列於祀典。恭逢我皇上崇儒重道。嘉慶七年四月。特奉俞旨。增設伏氏博士。舉千古未有之曠典。恩禮至爲優渥。本司道等敬考漢儒傳經之功。惟鄭康成尤集其大成。于易書詩三禮論語孝經。俱有傳注。其春秋三傳。亦有糾何氏休。授服氏虔之學。是十二經注。康成獨綜其全。不止身通六藝。恭繹聖祖仁皇帝暨高宗純皇帝纂定諸經義疏條例。先引鄭注。次及唐宋諸儒說義。仰見天竇聰明。折衷至當。又閱濂洛關閩四大儒章句語錄。其天人奧旨。不出鄭注範圍。至於服物典章。亦或遜其精密。故正史以孔書途明稱之。核其行事。不受袁紹辟命。出處以禮。尤合聖人仕止久速之宜。幸逢我國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本司道等有守土之責。明知鄭氏祠墓後裔。確據所在。未便久稽盛典。似應援伏氏博士之例。並請爲鄭康成建立博士一體。予以世襲。本司道等又查前任山東學政阮於乾隆五十九年。曾擇鄭康成後裔鄭憲書立爲奉祀生。既係部咨。准其奉祀。則鄭氏實有嫡裔。毫無疑義。鄭憲書

已故有弟憲章除查明譜系年貌繕冊附詳外擬合將議請建立鄭氏博士緣由會議詳請憲臺鑒核咨題。

請留餘米改放兵精議

爲詳請留道倉北運餘米調劑滿營節省運費事。本道查山東德州駐防官兵自順治十一年設立官十員甲兵三百四十名匠役四名雍正二年續添甲兵一百六十名每年應需俸餉米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內動支德常二倉米七千八百七十餘石尙不敷米三千四百餘石向給折色銀每石一兩近年米價昂貴倍于往時且設立滿營官兵至今百有餘年戶口滋生日繁所支折色銀一兩不敷石米半價之數本道駐劄德州體察情形甚爲拮据查有德常二倉徵收濟陽臨邑陵縣德州德平平原等六州縣本色並麥改斛尖共米九千五百三十七石零每年額支滿營步甲及運丁月糧倉夫工食造船經費之外約剩米二千數百石不等例于奏銷後委員運通名爲埽倉餘米其應支運費有行月潤耗膳片及官役盤費車腳等名目共需米三四百石銀三四百兩不等本道查支剩餘米既無定數若遇災緩年分及並無餘剩亦不起運其非京通各倉急需支放之款可知卷查嘉慶三年直隸總督奏請將固安寶坻二處駐防兵丁歲需兵米援照良鄉等處改撥薊米之例在于豫東二省薊糧項下撥給本色經部議覆奉旨允行今德州駐防官兵額支本色不敷尙支折色不獨兵情尙苦向隅章程亦未畫一若將此項餘米奏

請作爲滿營俸餉本色月糧。合計節省運費銀米及折色銀共五千餘兩之多。既可解部以充公用。而滿營官兵共需實惠。不至苦糴貴人繁之累。又與直省改撥本色薊糧之案相符。應請憲臺奏明辦理。其餘米給放。尙有不敷之數。再請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歷年積存薊米。解倉支放。擬合會同藩司具詳鈞案。伏乞鑒核施行。

議請餘米改放兵精覆奏稿

山東督糧道孫。移咨布政司邱。會議得前請將道倉餘米。改放德州滿營兵精本色。其不敷之數。勸撥薊糧。誠如部咨。兵食既可充裕。運費亦有節省。實爲因時調劑起見。查德州滿營設兵五百名。一名爲一戶。自順治十一年至雍正二年。增至一千八百餘口。至今嘉慶十一年。共有二千七百三十餘口。所支兵餉。仍如舊額。兼之米價昂貴。折色不敷。糴買一半之數。本司道體察情形。閱其拮据。而道倉每年支剩餘米。運通例需運費各項銀三四百兩。米三四百石。所支米石。按時價核計銀千數百兩。如將此項米石。留存支放。既可調劑兵精短缺。而所省運費銀米。及應支折色銀兩。共五千數百餘兩不等。每年解部以充公用。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是以詳請具奏。茲奉戶部咨。查該官兵每年應支本色折色餉米。例有專款。其德常二倉支剩濟陽等縣米石。向係例應運通。今該撫請將此項支剩米石。撥給滿營不敷餉米。核之每年運腳等費。固可稍爲節省。而京倉額米。卽短收二千餘石。天庾正供。未便顆粒短解。其應將何項米

石籌撥抵運之處。該撫並未議及等因。遵查德常二倉運通支剩米石。每年原無定額。如遇災緩及無餘剩之年。並不起運。是京通各倉。原非必需此項米石支放。究與天庾正供。例有定額。顆粒不能短解者有間。且改放滿營本色。卽屬正項支銷。既爲節省運費起見。則解通餘米。似可毋庸籌撥抵運。又奉部咨。據奏稱此項米石。一遇災緩之年。並無支剩。是該官兵應支餉米。又將何款支給。該撫亦未詳悉聲明。況據稱該官兵餉米。除支此項本色外。仍有不敷。再將附近州縣徵存薊糧。並積存薊米。臨時撥解道倉支放。查東省薊糧。向例留貯二萬八千餘石。作爲撥運直隸省密雲良鄉固安寶坻及山東省青州兵米之用。計每歲需用二萬七千餘石。所剩無幾。今該撫請將薊糧酌撥。究竟每年應撥若干。將來薊糧本款。不致短絀之處。亦未詳細聲敘。請旨敕下該撫。悉心籌劃。據實覆奏等因。遵查德州滿營兵餉。向來遇有災緩之年。係借撥薊糧米石支放。其東省每年撥運直省。並本省青州等處兵米。共需二萬七千餘石。若儘撥一年薊糧。所剩無幾。緣東省積存薊糧。遵奉乾隆三十年諭旨。存貯水次地方倉內。作爲常平之用。或直省間遇米少年分。亦可資其協濟。是以存有各年撥剩薊米。並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薊糧米穀三萬餘石。又本年買還五十五七兩年撥賑薊糧九萬四千餘石。現在詳咨飭辦。所有前議不敷滿營兵糈。計每年所撥多不過千餘石。少止數百石。其於直省東省應支兵糈本款。亦不致卽行短絀。擬合查明會詳。呈請本部院鑒核。覆奏施行。